



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

YISHUXIANGJIAN: XUCUNCHONGSUQISHILU

神圣家园：艺术乡建与文明探源丛书
主编：渠岩 方海 / 副主编：王长百

渠岩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神圣家园：艺术乡建与文明探源丛书 | 主编 渠岩 方海 副主编 王长百

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

渠岩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5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讲述以渠岩为首的一批艺术家，通过艺术修建山西太行山下的许村的实践，同时探讨中国乡村在城镇化中的复兴之路。

本书可供艺术家和摄影家群体研究，可供艺术类专业的大中专学生学习，也可供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社会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 / 渠岩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6

（神圣家园：艺术乡建与文明探源丛书 / 渠岩，方海主编）

ISBN 978-7-5641-5894-1

I. ①艺… II. ①渠… III. ①艺术—关系—乡村规划—建设—研究—和顺县 IV. ①TU982.295.44 ②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3919号

书 名：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

著 者：渠 岩

责任编辑：徐步政 孙惠玉 编辑邮箱：xubzh@seu.edu.cn

文字编辑：李 倩 李 贤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江建中

印 刷：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南京新洲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427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5894-1

定 价：39.00元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总序

今日社会问题的根源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代变革中遭遇的破坏性。我们讨论城乡的危机，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重新确认传统的价值。城乡问题就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东方古老文明如何应对西方现代化的挑战。

西方的近代工业革命，打破了文化与社会平衡。中国激进的社会改造运动，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体系面临空前危机，乡村精神已不复存在。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面临崩溃，民族文化宗脉几乎断绝，灵魂不朽路径几近葬送。乡村不光是走失了村民，而且走失了神性，这其中包含着乡村的精神与信仰、家族的荣誉与尊严、家庭的伦理与秩序、村民的道德与行为。

在今天，无论是城乡建设的困境还是社区营造的难题，都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问题，它更多地涉及文化主体性丧失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我们通过艺术介入的形式，重新探索城乡建设与社区营造的各种可能性，以此达到对中国传统的再追索及当下社会生活的再修复。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构成了我们的家园感与归属感。我们从乡村入手，反思疾风骤雨式的现代化运动给当下中国造成的现实危机。乡村问题也是城市问题，如何有效地构建城乡主体，探寻城乡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能否决定中华民族神性回归的关键。

我们强调艺术介入社会，就是试图对乡村物质形态修复的同时用艺术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共生关系。艺术介入乡村，重要的并不是艺术本身，也无关审美范畴，它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以及对生活可能性的探索，通过对人们心灵与生命感觉的抢救，以确立人们对生活的参与感、主体性。这是本丛书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城乡建设的核心。

健康的乡村社会离不开灵魂的居所，止步于“丰衣足食”的乡村社会与神性无关。对物质建设的过度投入，使我们漠视乡村主体构建的必要；对经济建设的过剩激情，让我们忘却文化尊严对生存意义的至上性。

我们必须抛弃“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过度纠正，并对当下流行的传统文化复兴保持必要的谨慎。在“多主体”互动的理念下，尝试感受并接近在地文化的精神脉络。在“互为主体”的整体关照下，在多方和多边的关系中，通过艺术活动与实践，尝试构建积极的协商与对话，为乡村的主体性重建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艺术对乡村建设的介入离不开当代社会的现实语境，同时也无法回避乡村自身的历史遭遇。而我们今天提出的艺术对乡村建设的介入，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精神状态的隐射，它离不开当下的具体现实，同时贯通于在地的历史经络之中。总之，艺术对乡村建设的介入，其目的不只是对“新农村建设”这类现代议题的重新思索，它更多指向对人类文化尊严与地方主体性的守护，以及构建社会公平和民主文化的理想诉求与开放尝试。

丛书将涵盖当代跨学科、跨领域的优秀艺术家、知识分子及文化学者的观念与思想，代表当代

中国最前沿的文化观点与学术思考，涉及哲学与历史、宗教与信仰、艺术与设计、规划与建筑、城市与乡村等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我们也想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但给社会提供城乡建设方面的思想与文化智慧，也能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社区营造的精彩案例。在“大一统”权力及资本主导的城乡建设严峻的现实中，这些城乡建设的案例则更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

我们也希望本丛书成为在今天社会转型与变革中的思想智库，不但在理论研究方面，还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给大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诚望各界有识之士为本丛书提供自己的思考与建议，并提供各类城乡建设和社区营造的案例和成功经验，共同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渠岩

2015年6月6日于北京桥梓艺术公社

前言：艺术推动村落复兴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

本书的真正目的并非只是对一个乡村艺术事件的记录和梳理，而是探讨中国乡村在当代社会巨变的时空中所承受的冲击与震荡，借此思考中国乡村在未来发展的对策与出路，并在乡村中寻找中华民族丢失的灵魂与信仰。沿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开创的乡村复兴之路上继续前行，先哲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我把许村作为一个文化平台，探讨中国乡村建设的前三条道路的成败与得失：第一条，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力图实现儒学复兴运动的早期实践，提出以西方现代化的组织形式来振兴和管理乡村。第二条，晏阳初想通过办乡村教育开启民智。第三条，新农村建设借助高速的城镇化改造使乡村加重危机。

本书首次提出“艺术推动村落复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乡村建设的第四条道路。我和艺术家团队在许村的多年实践，演绎了艺术家与当地政府、基层乡村干部以及村民之间错综复杂和积极互动的关系，并借此揭示出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部分真实面貌。同时，“许村实践”也是一次艺术介入社会的行动。这种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是从一个边缘性的乡村问题来反映社会机制的运作，展示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期获得能够调整我们在急功近利的新农村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和偏差的有效方法。“许村实践”的目标是：一、呼吁社会停止对中国乡村物质遗存和非物质形态的破坏和伤害。二、寻找民族精神的文化原码，恢复乡村的信仰与文明。三、把乡村作为家园，使其成为中国人灵魂安放的皈依之地。四、在乡村重新建立和恢复人与人之间健康的情感关系，让每一个农民都有尊严的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

每个人对乡村都有着浪漫的想象，诗意的乡村甚至成为我们梦中的家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般的亲密相处，人与土地唇齿相依的生存关系，一首首与四季朝夕相伴的田园牧歌，都已经定格成为我们对乡村回忆的优美画面，也成为中国人灵魂皈依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祖先懵懵懂懂地从远古一路走来，经过千辛万苦的游牧和流浪，他们才建立了乡村安定下来，也使我们从此有了家园、有了亲人之间相互照应和彼此温暖的情感、有了相互认同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凝聚力。乡村也使国家和民族富有了鲜活的生命意义。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乡村的核心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乡镇和村庄，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寄托精神和信仰的载体和源头，乡村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精神家园，它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归属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香火传承的源头与现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和近代革命，却把乡村作为革命的对象，在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中，乡村原有的结构被消解，乡村失去了它的自然属性与文化精神。在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下，原有乡村的机制和属性被打破和丢弃，使乡村成为单一向度的农业生产机构，这就导致传统乡村走向衰败，这也成为今日无法破解的难题。乡村也不再成为中国人信仰所依的家园。今日，乡村之所以溃败，是因为主体性价值丧失，利益占据和扭曲人心，乡村成为物质化的农村。近代革命，村民不仅失去了乡村，也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家园。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家园会有如此强烈的怀恋欲望，是因为我们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过度依

赖与向往，而丢弃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精神，造成了我们精神家园与乡村家园的迷失。看今天，中国乡村文化一片荒芜，我们心中的精神家园无处寄托，完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窘迫和怪圈。草率与匆忙建设起来的新乡村更是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切断了与历史的联系，失去了对精神的向往，抽离了来自文化的滋润，乡村精神开始裂变和溃败，人的内心世界开始荒芜，心灵也逐渐沙漠化，理想的家园也离我们渐行渐远。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许多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进行的。这种乡村城市化的风气还在迅猛蔓延。要么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异国小镇，要么是直接将乡村变成兵营式的城镇。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但依然有5亿农民留在农村，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将长期存在，因此农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高速的城镇化使祖国大地处处传来拆迁的消息，从南疆到塞北、从城市到乡村无处不有，一个个乡村在急风暴雨的城市化运动中消失，一处处民宅在拆迁过程中倒下，有的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在自己的国家被迫成为移民，不断地被迁徙和流浪，我们被迫逃离家园，甚至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故乡。鲁迅当年在《故乡》里的无奈——“我只好在正月初一逃离自己的故乡”在近百年后又戏剧性地重新上演。这样的“故乡”让我们不堪回首、心灰意冷，更让我们对故乡的爱与恨交织且无法面对。一些没有来得及被拆迁的乡村则呈现出一片衰败的征兆和迹象，农民也在对物质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对自己家园的无限留恋中纠结和挣扎。对自然生态的长期无节制的破坏导致许多美丽的土地已经被割开了肌体与血脉，山体裸露、植被毁坏、水源枯竭、江河污染，许多村庄早已是人去楼空，一片凄凉景象。一些村庄人烟稀少，无人维护，导致其许多房屋塌毁，处处都是断壁残垣、荒草丛生。留在废弃村庄里的农民，悲痛和无奈地看着自己昔日美丽的家园离自己渐行渐远……

其实，这种违背农民意志的暴力拆迁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是和中国人的传统精神相违背的。100多年前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明恩博都会始料未及，他自信非常了解中国人，他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这样描述到：“中国人即使离开家乡，也没有不返故里的。他的希望是富足还乡，安度晚年直到死去，这样死后就能葬入祖坟的山中。‘渴望在子孙们的脚下腐烂’这一致命性的观点仍然是中国人一个主要的情感支配力量。规模稍大一些的迁移他们又无法忍受，除非作为一种‘命运’的判决摆在他们面前”；“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不曾有‘鸟飞鱼跃’之事”。^①

乡村的溃败，不但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物质形态，也使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遭到了空前的危机，乡村形态里的精神内核也已经不复存在，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伦理价值体系遭到解体，使我们民族的文化宗脉断绝，也切断了一切可以使灵魂不朽的路径。这包含着乡村的精神与信仰、家族的荣誉与尊严、家庭的伦理与秩序、村民的道德与行为。乡村不光走失了村民，而且也走失了神性。乡民也与城里人一样，被拆散为孤立的个体，使灵魂无依无靠并四处游荡，无奈之中要自己独立去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因为物质的满足只能填补人的生物性需求，却无法使人的心灵获得安宁。所以，重新找回民族的灵魂，重新建构民族精神，我们才可以在社会现实中承担起个体生命的价值体系，人才能珍视自己、敬畏生命。当个人获得了生命不朽的信念，才会去担当道义。波兰著名诗人米沃什曾经强烈地流露出一种乡愁情结，他时刻保持着清醒，决不会将“家乡”与“国家”同日而语。在他看来，家乡是具体的、充满情感和温度的，而国家只是一个概念，是抽象和冷漠的，对于家乡的回忆是一种记忆，记忆是人的一种责任。为了抽象的理念而修改记忆，这是不道德的。我和许村相遇纯属偶然，但也有必然。就是长期蛰伏我记忆中对于家乡的怀念之情。这种支离破碎的记忆会唤起我对家乡的莫名的惆怅，也常常使我陷入对逝去故乡的深深的回忆。许村就成为我对故乡怀念的一个精神寄托，成为自己不幸乡愁的慰藉之所和一剂清醒的解药，也使我重新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源头，并获得了自救的途径。

最初与许村相遇是在我2006年拍摄作品《权力空间》时，第一次顶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翻越太行山，来到和顺县，但当时没有去许村。又过了两年，从许村出来的和顺县政协主席范乃文，敲响了我在北京环铁艺术区工作室的大门，我被他的热情邀请所感动，便第二次来到和顺，随他来到

了位于太行山最深处的许村。我惊喜地发现了许村，以及许村周围散落着像桃花源一般美丽的古村落。当我和许村相遇时激动万分，仿佛找到了久已失落的家园和故乡。虽然我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进入许村，但一种潜藏在自己心中多年的梦想、一个寄托了我们民族感情的乡村呈现在我的眼前。许村拉近了我和家园的距离，也弥补了我的精神还乡梦破灭的遗憾和失落。

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的许村风景秀美、民风淳朴、历史遗存丰富鲜活，保留了从明清时期到现代完整历史脉络的建筑民居、民俗生态及乡土文化。许村还有庙宇、戏台、牌坊等，如活化石一般，但有许多已经遭到了破坏，如果不果断加以保护和修复，许村的历史或者消失，或者将逐渐变成中国千万个毫无个性、毫无美感的不伦不类的村镇。在许村，农民们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民俗艺术，这是和历史相承与自然相通的谱系和旋律，也使他们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展示艺术才能的节庆活动、民俗庆典，还有传统风俗的婚丧嫁娶的祭祀活动。所以许村的农民不仅有基本物质生活，还有他们能自主表达与传承的精神生活，如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钉缸、二鬼摔跤、晋戏、秧歌等，还有剪纸、泥塑、木雕、木刻版画等。他们一年到头不仅辛勤耕作在土地之中，也沉浸在由祖先传承下来丰富而璀璨的文化传统中。许村让我感动的还有很多，它有着自己的尊严和特性。由于城市对乡村的掠夺愈演愈烈，不论是古董家具还是珍稀古树，公开的买卖与暗中抢劫双管齐下。就在我实行许村计划的第三个年头，一个冬天的夜里，文物贩子用吊车偷走了守卫许村 500 年之久、被摆放在全神庙门前的一对明代的石狮子。文物贩子还要购买许村的几棵古树，但村民们丝毫不为树贩子利益所动，竭尽全力守住村中仅有的几棵代表根脉的百年古树，不让古树流落他乡。

艺术可以拯救衰败的乡村吗？在积重难返的现实困境中，艺术显然不是灵丹妙药，但艺术是否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思考和方式、一种新的救助手段。艺术可以重新建立和恢复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关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艺术实践，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审美和个人趣味的游戏，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和措施，是广泛的代表宗教、建筑、环境和新生活意义的统称。我们提出用当代艺术激活传统文化，用艺术推进村落复兴，是通过当代艺术元素的引入，促动乡村的活化，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复活。艺术乡村建设与近代以来乡村运动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再把乡村作为被否定的对象，而是肯定乡村的文化价值，并使之与时代相衔接。一些乡村建设和社会组织希望“公众参与”，这其实是西方脉络，中国今日没有公民社会，所以也无法实践“公众参与”，当务之急是温暖乡村，这是一种改良温和的方式。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以乡村建设运动为标志，开启了力图对乡村危机进行抢救的运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以自身的个人命运投入到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就是当年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是试图将知识分子融入到农村、带动农村的积极举措和运动。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无法实施，今天的乡村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则更加严重，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如梁漱溟所说：“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并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一是需要保存和建设中国传统的理性为核心的文化，二是要充分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来补充中国的不足，而这些只能从乡村做起。”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于积极地创造新文化”。唯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民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之路的局限和误区也开始显现，但放眼今天，这种文化理想恰恰造成了今天乡村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五四”运动精神为旗帜和理想的乡村建设之路，要将乡村功能化与组织化，与今天的现代化新农村理想不谋而合。

另一位乡村改造运动的先行者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再造”，这一艰巨而长期的使命。他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乡村建设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起，“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我们要把近代革命的思想，以平民教育的方式，

推行于社会。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些现象，我们的教育以科学进步为价值观教育青年，结果有些学习好的青年反而不再认乡村为家乡，纷纷逃离这失去灵魂、失去希望的乡村，与乡村彻底决绝。留守在乡村的反而是没有受过教育而无望离开的村民，但他们绝不是自豪和自信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而是作为失败的象征，无奈和绝望地死守在没有希望的土地上。

今天保护中国传统村落，不仅仅是政府提倡的统筹城乡发展的课题，更重要的是传承历史文化、寻找家园的信仰精神。如何能够既保护我们的传统文明不受伤害，又能使乡村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转型，这也是衡量“新农村建设”运动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我们将许村作为一个抢救古村落的典型，首次尝试用“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艺术修复乡村”的理论，来实施一系列的修复和再生计划。如果我们老是停留在对乡村眷恋和对村落衰败的焦虑，那就永远走不出现实给我们造成的困境与障碍。我们又能如何获得救赎的力量？我们不但对乡村的历史遗存提出抢救措施，而且采用和风细雨似的修复方式，修复长期被破坏的乡村与民居，重要的是要在古村落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再生机制，来抢救已经濒临消失的文化遗存和村落生态，召回被我们长期丢失的民族精神与灵魂，修复在改天换地等运动中被毁坏的生态系统。“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艺术修复乡村”旨在在乡村中创造出一种与时代同步、全新的生活方式与文明习惯，切实可行地找出一种既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又能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及召回久已失去的民族精神的最佳途径。我们并不仅仅要把田园延续到今天，我们是要在田园里寻找到文明的价值，寻找到浩瀚的文明系统，并让它与这个时代结合，健康地往前走，这绝对不是一个局部的小乡村问题，而是一个时代问题。我们的文明出问题了，我们不知道反省自己，反省近代革命的功利主义，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框架下，不断地塑造时代的乡村榜样，一会儿是大寨，一会儿是华西村，今天又在寻找新的榜样，即一个符合特定需要的集体主义榜样。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向社会推行，最后成为这个时代的病症和顽疾。有些样板和模式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或者被暂时遮蔽和掩盖，表面的光鲜要靠国家财政来维持和填补巨大的亏空，我们反思的是被社会拼命遮蔽的东西，以及在这个遮蔽下隐藏的真相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和恶果。

许村的计划和实践，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一个艰难的尝试，也许在严峻的“城市化”和不可阻挡的“新农村建设”面前举步维艰，但我们还是无所畏惧地走出了第一步。就像澳大利亚人类学家 W. R. 葛迪斯在对开弦弓再调查时说的：“社会变迁或有关的任何变化都是有两个方面过程——分裂和统一，崩溃和重建，腐朽和新生。我们不妨称之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时发生，就像人的皮肤不断新陈代谢，或像稳步发展的工业化，吸收着不断增长的农村剩余人口。但届时这两个方面可以分离开来，成为单独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当积极的发展来临时，往往显示出革命性。”

到现在，许村实践已经 8 年多了，2013 年冬，由艺术批评家王南溟策划的“许村计划——渠岩的艺术实践”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99 创意中心开幕，展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传播，艺术介入现实也是当代艺术转向的热门话题。一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激动地告诉我，她对中国的乡村都已经绝望了，看到我这个展览，看到许村，她感觉又看到希望了。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安慰，我是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找到许村这个现实的切入点深入下去，以期唤起社会对乡村的关注和保护。

解构与建构，是衡量一位艺术家道德属性与文化立场的基本标准。当代艺术家决不能只停留在对社会提出问题上，而应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艺术介入乡村，重要的并不是艺术本身，更不是审美范畴，而是成为一种艺术实践行为，乃至一种社会行动。艺术也是让乡村苏醒和恢复人的生命感觉的有效途径。当代艺术必须具有文化启蒙、公民教育乃至社会干预的重要意义。从我发起成立“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到以抢救和保护古村落的“许村宣言”，再将“创造新文化，抢救古村落”的概念注入许村，以及制定一系列的乡村救助和儿童助学计划，再到我撰写“许村村民文明手册”，身体力行带领村民在村里捡垃圾，唤醒村民对身处自然和环境的关注、对家乡的热爱以及文明生活习惯的培养，目的是使乡村逐渐复活，为“许村历史空间的文明再造行动”找到新的文化原动力，让许

村的村民有尊严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

渠岩于 2015 年春

注释

① 明恩溥. 中国人的特性 [M]. 匡雁鹏, 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148.

目录

第一章 梦回故乡 001

- | | |
|---------|-----|
| 1 千山鸟飞绝 | 002 |
| 2 乡村谱系 | 009 |
| 3 城与乡 | 016 |
| 4 迷失的家园 | 023 |
| 5 乡愁无解 | 029 |

第二章 灵魂家园 035

- | | |
|---------------|-----|
| 6 凤凰的传说 | 036 |
| 7 许村人家 | 044 |
| 8 不熄的香火与失控的家族 | 052 |
| 9 清明时节寻宗问祖 | 060 |
| 10 从土地神到福禄寿 | 067 |

第三章 风雨飘摇 073

- | | |
|---------------|-----|
| 11 时代与变迁 | 074 |
| 12 乡村困境 | 081 |
| 13 被规划的乡村 | 088 |
| 1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乡村 | 095 |
| 15 乡村运动，乡村怎么动 | 100 |

第四章 乡村重塑

105

16	社会学转型中的当代艺术	106
17	艺术推动村落复兴	113
18	艺术修复乡村	122
19	涅槃重生	130
20	新乡村家园	137

第五章 许村寓言

143

21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144
22	一次东西方的对话	149
23	许村宣言与许村论坛	158
24	魂兮归来	166
25	乡建启蒙	176

第六章 家园理想

183

26	守望家园	184
27	许村太神奇了	190
28	乡村中的艺术	197
29	许村花开	204
30	精神返乡	210

图表来源	216
------	-----

梦回故乡

第一章

-
- 1 千山鸟飞绝
 - 2 乡村谱系
 - 3 城与乡
 - 4 迷失的家园
 - 5 乡愁无解

1 千山鸟飞绝

从2005年春开始,我开着切诺基在乡村奔走,拍摄中国底层乡村的《人间+空间》摄影系列作品。虽然脑子里对作品拍摄有明确的构想和计划,但实施起来还是困难重重,漫无目的地在山西境内广袤的大地上行走,行动的范围主要划定在黄河的东岸以及太行山区,工作的性质有点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做田野调查式的拍摄。从春天到秋天,又从冬天到春天。在山西乡村几年的艰苦拍摄,特别是在平原和矿区,我很少见到飞鸟,除了偶尔看到几只生命力无比顽强的麻雀,其他的鸟类几乎绝迹。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令人难忘的报告“没有鸟的春天”,这份报告向全世界第一次发出了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的警告。但国际社会至今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人类还沉浸在飞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满足和便利。藏地谚语讲:“上空中的飞鸟有鸟法,下地里的昆虫有虫规,正中间的人世有人法。若鸟法松时,人法必乱。”自然界在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过度消费的同时,也在超期透支自然给人类的有限馈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在国家主义推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和各级政府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的驱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山西以天然的能源优势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野蛮开采,从而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大面积破坏。许多矿区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为了掠夺资源,整个村庄被拆毁,一座山连着一座山被掀开,一条河接着一条河被污染。特别是一些被开采的露天煤矿,山体和水系的破坏触目惊心,整座山被强行地掀开,原煤被仓促地铲走,山被掀翻之后再铲煤,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这些被野蛮开采的矿区,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些貌似合法实则非法的开采行为,是在各级政府监管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这些无视国家开采和环保法规的行为,被当地的一些官员鼓励和默许;这些野蛮的开采者与部分无德的腐败官员,无耻地把全社会和民众的资源收入自己的囊中,通过共同利益的分赃来维系短暂的官商关系。这些被野蛮开采的矿山,对自然的伤害是致命的,短时间内无法修复和治愈。恢复自然的成本实际上要远远高于开采所带来的收益,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蛮干?一切都是利益驱使,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在绑架和操控社会和民意。他们通过政府和社会监管的缺失和漏洞,急速地聚敛社会和公共财富,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敛财之后,再把财富迅速转移到大城市和西方国家,通过移民国外转移资产,以保证这些贪官、煤矿主及他们的子孙后代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虽然起到了一些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和提升的作用,但和当地的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老百姓反而要承受自然资源被破坏带来的长期污染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后果甚至要祸及他们的子孙后代。我正在拍摄一批被破坏的环境和受伤的土地,作品的名称已经呼之欲出——《被割开血脉的土地》。在这片被欲望和野蛮无情切开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了无踪影。我每次去许村,都要开车从昔阳的大寨去和顺县,在与和顺交界的昔阳县境内,长达几十千米的山体被露天开采掀开,这种野蛮的行为至今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因为世界没有绿色，所以小鸟才会失去家园。小鸟一旦失去家园，人类也距离失去家园不远了。没有鸟的春天是可怕和令人绝望的，但我们会珍惜有鸟的春天吗？我在布拉格教学时的翻译斯塔娜不止一次诘问我：你们的国家为什么全民动员，疯狂地打死可爱的小麻雀，连一只小鸟都不能放过？它们怎么了，这和革命有关系吗？我顿时无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她一直困惑，也无法理解我们愚蠢的行为，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直到今天还从未一直没有尝试去解决与自然的冲突和误解，也没有意识到由此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虽然不会使我们遭受灭顶之灾，但眼下对自然毁坏的严重性还是令我倍感忧虑。

我开着车行走在没有飞鸟的季节里，行走在被割开血脉的大地上，在广袤的乡村一路寻找关于权力的现场、关于信仰的场地、关于生命的空间。同时我也在寻找乡村里遗存的文明，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探寻我们乡村的起源以及它的演变。乡村的破坏的确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无法翻回千年的历史画面，只能在日渐凋敝的村落中追忆失落的文明。

有诗为证：“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鸣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这是山西祁县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经典的田园诗《渭川田家》。诗中描写了渭河流域初夏乡村的黄昏景色，我们就是在梦中也很难梦到诗人描绘的悠闲清逸和恬然自得的乡村田园生活。只要是接近城镇和交通便捷的乡镇，牧歌田野似的乡村基本难觅踪影。有时在荒山野岭里开上半天车，还依稀可以看见陶渊明所描绘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①诗人把乡村的一房一舍、一草一木全部融入自己的情感之中和心灵深处。中国古代无数文人墨客，都对优美的乡村发出由衷的赞誉并抒发情怀。我无法体验古人描绘的乡村，残缺的乡村只存留在民国左翼电影里，通过并不清晰的黑白镜头，依稀看到一些残缺的乡村画面，这些画面也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嗞嗞啦啦的配音下，偶尔会看到一些千姿百态的乡村，但也看到了农民在饥饿和战争威胁下的悲惨生活。

我对中国乡村的真正迷恋，是从一幅古代绘画开始的，即宋代画家夏圭的《西湖柳艇图》，画面优美宁静，天水相连，天空的白云与烟雾迷蒙中的树林相接，树林则又与近处的村舍相映成趣，疏密与远近中穿插和点缀着房屋、木桥、码头和小船等，生动地描绘出江南乡村优美的景色。少年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古代文化都被视为封建余毒，但还是被散落在民间的印刷品中的古代山水画所吸引，在邻居家还看到他们偷偷收藏的一幅山水画，画面令我至今印象深刻：远处那层峦跌宕的大山笼罩在云里雾里，近处小桥流水令人回味无穷。更让我喜爱的是坐在村舍茅屋前的古人潇洒自在，他们一身布衣席地而坐，男人一手捋着飘逸的胡子，一手或饮茶，或下棋，或凭栏远眺，不远处有书童沿小径款款走来，手中托举着笔墨纸砚之类的文具，还有几个农妇牵着孩童在悠闲的玩耍，一片祥和宁静，既有桃红柳绿，又有苍松翠柏。我至今对古画中的山水乡村羡慕不已，这也一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就梦想着能找到古代绘画中的桃花源。宋代以后的山水诗人与画家，把人格精神寄托在了对山水和自然的歌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就成为中国人的自然观。有些文人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和不公时，便把田园和乡村作为自己最后归隐的净土。桃花源般的乡村曾经寄托了中国无数文人的梦想，也是中国文人最后归隐的理想之地。所以，中国艺术的精神是以宋元的山水画为典型的代表，它呈现了中国古代老庄哲学的宇宙自然观，也表达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态度。

宋代是我们最多向往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提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家就首推宋代，为宋代以后感到惋惜，也才有了以后“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印证。宋代的优美乡村给了我许多遐想，宋代画家王希孟所作的《千里江山图》就有对江南民居的生动描绘。该作者在画中展现了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有崇山峻岭，也有深壑幽谷，不但描绘了秀丽的山水和飞鸟丛林，也表现了中国传统乡村的茅庵草舍和市井生活，以及乡村农夫捕鱼、游人行旅、呼船摆渡等丰富的乡村生活。这是中国最早在绘画中表现山村乡野的作品。该作者对于乡村的热爱和赞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浪漫，并在

自然中体验和享受到了自由与超越。宋代以后各个时期都有描绘乡村生活的乡村山水画，这种把中国古代山水画和乡村风情画融为一体的现象非常普遍，它是山水精神和世俗生活结合的完美体现，在这些绘画中，我们除了看到山水画中常见的崇山峻岭和名山大川之外，还看到了市井生活的乡村风情（图1-1）。这些绘画开始关注和表现那个时代的乡民生活状态，画面中经常出现优美的农舍、乡间的小路和搭建的桥梁，以及在田园中耕作的农夫和在村舍里忙碌的农妇。

乡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方面的记载很少，但也有一些零星的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村落的形态，在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上千人口聚居的村落，剩下的我们可以想象。乡村是人类从最早居无定所的采集狩猎文明，逐渐过渡到筑宅建室的农耕文明的产物，中国最早的乡村建立并无详细具体的记载。春秋是中国乡村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到了秦汉才走向成熟，并逐渐形成了民族特色鲜明的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风采，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风土人情（图1-2）。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稍筑室宅，逐成聚落。”这可能是中国最早记载和描述乡村的文字了。人类社会最早的聚集和居住地主要是乡村，乡村聚落也是人类早期聚落的主要形式。从历史考证，乡村居住聚落的形成也远远早于城市。乡村是在人类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聚居而自然形成的。通过几千年的孕育和发展，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根脉，也完整地传承了乡村独有的民风民俗、价值信仰和传统伦理。随着农业成为获得食物的常规方式，从游牧和狩猎时期过来的人口逐渐采用了定居的方式，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有聚居的天性。随着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各类聚集地最终以村落的形式发展成为独立的单元，这种形式被不断接受并广泛采用，相对稳定的乡村聚落由此形成。

我们虽然无法用今天的想象来描述中国乡村最初的特征，但我们可以推断最早乡村的形成与自然、气候、山脉和水系河流有极大的关系，用现在的中国版图来分析，很早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肯定会选择在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繁衍生存。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华民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北方地区，汉民族最早的乡村应该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西边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浩瀚沙漠与戈壁。北方气候寒冷而恶劣，南方则是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在这种特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下，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出了当时的客观状态。“黄河流域的农村大体上是由一组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组成的；而位于长江流域的农舍经常分布的比较分散。中国北方的典型村庄是‘聚居型’的，而中国南方的典型村庄是‘散居型’的。北方和南方的村庄，也可以从组织的明显不同，来加以区隔；宗族组织的影响，在许多南方村庄显而易见，而在北方则相对不那么重要。”^②中国最早的乡土社区的单位就是村落，有几千户聚成的大村，也有几户形成的小村，村与村之间有流动的纽带串通，几千年来就是如此。早期村落的形成，无论东西南北，无论哪个民族，都会以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为上佳考虑。我经常给朋友开玩笑地说，要是讨饭也要去热带的南方，一是冻不死，二是随便摘点野果子就可以生存了。北方的生存条件非常严峻，冬天由于气候严寒容易冻死，即使侥幸在寒冷中生存下来，也会因为没有食物而饥饿至死。北方的动物或者在山上的洞里，或者在地下的土里蛰伏大半年，才能生存下来享受来年的夏季。

所以，在气候温暖湿润、水流丰沛的南方，非常适合人类聚集，从而形成村落。我们现在仍可以看到一些原始的村落和居住地，大多邻近河流。水是人类生存的首要保证，水源也是一个村落形成的首选条件，无论一个村落在早期多么繁荣、规模多么庞大，如果水没有了，这个村落就开始衰落并逐渐消亡，人们就会去寻找其他的水源重新聚合起来。“村落”两个字的形成，本身就具备地理学与社会学意义。

“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乡村数量众多，村与村之间的边界通常是以土地所属为依据，既可以是村庄与外界之间的疆域性界线，也可以是行政关系制约下的某村组织的行政界限。村庄的居民点不同于城市，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建筑边界，相对周围的农田、河流、湖泊、小溪、山坡、林木而言，



图1-1 山水画卷（南宋-刘松年）



图1-2 许溪草堂图（明-文征明）